

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林彪

林彪同志说：“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兰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谈怎样学懂、做到的体会：

要带着阶级感情学 要密切联系改造世界观

新华社兰州二十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最近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着重交流了学习“老三篇”，以“老三篇”为武器，改造世界观的经验。代表们说：“老三篇”是改造思想的最锐利的武器，是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最高标准，具有最强烈的阶级性，因此，学习“老三篇”一定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

兰州部队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中，遵循林彪同志的指示，始终坚持通过“两亿三查”（亿阶级苦，亿民族苦，亿立场，查

斗志，查工作）等阶级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出席这次大会的数百名代表，都是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争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无比热爱的心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取得优异成绩的先进人物。他们的学习特点是学得扎实，用得实在，特别是以“老三篇”为武器，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会上，代表们纷纷以切身感受和自己的努力成长过程，畅谈了学习“老三篇”的心得体会。

林彪同志说：“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怎样才能学懂、做到？许多代表认为：首先要对学

习“老三篇”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这种高度的自觉性来源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厚的阶级感情，而深厚的阶级感情，又是通过阶级教育建立起来的。许多代表说，他入伍到部队，就是“两亿三查”，忆苦思甜。阶级教育使他从思想上分清敌我，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个阶级，懂得了为谁当兵，为什么当兵。阶级觉悟提高了，对毛主席著作就爱了，阶级感情就深了，就觉得“一天不吃，一天不睡，一天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可不行”。学习过程中还要不断进行阶级教育，不断增强阶级感情，不断提高学习“老三篇”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许多代表

介绍自己连队如何做到阶级教育经常化的经验时说：几年来，他们通过接新兵时访贫问苦，让战士带着家史参军，请临时来队家属传话，干部到战士家里访苦，发动战士向家里要苦情，组织战士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参观烈士陵园、烈士遇难场所和连队建立“血泪账”、“翻身账”、“美帝罪行录”等多种方法、多种形式，经常进行阶级教育。使广大战士的阶级觉悟越来越高，改造世界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收获越来越大。某部战士郭栋才几年来，怀着越来越深的阶级感情，天天读《为人民服务》，经常用“完全”、“彻底”四个字衡量自己，平时工作中，人们说他是不生不锈的螺丝钉，在紧要关头，他冒着生命危险几次闯入火海，抢救阶级兄弟，抢救国家财产。

他和代表们说：自己懂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通过阶级教育开窍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们一致认为：每个革命者，不管革命历史长短，职位高低，年龄大小，出身如何，在“老三篇”面前，都是“小学生”，都必须老老实实地以它为武器，狠狠改造世界观。许多代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用“老三篇”改造世界观，必须怀着阶级感情，怀着解放全人类的愿望，“敢”字当头，破私立公。



时，战士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正当国际上群魔乱舞，掀起一股“停炸迫和”的妖风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加紧勾结，在越南问题上进行一场肮脏的大交易。黑幕已经拉开，真相正在大白。

葛罗米柯十月十日在白宫的小黑会上，同美帝国主义头子约翰逊的密谈，进一步暴露了苏联领导集团出卖越南的叛徒面目。

据西方报刊透露，葛罗米柯在白宫献策，只要美国“停炸北越”，问题就可以“求得解决”。约翰逊听了以后，兴高采烈地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鼓舞。”同时，葛罗米柯在和英国外交大臣布朗的密谈中，也一再强调“必须停止轰炸”，用布朗的话来说：“如果美国停止轰炸北越，俄国领导人就愿意在越南和平中起积极作用”；西方“在需要做些什么的问题上同俄国人达成了明确的谅解”。

美苏勾结，“停炸迫和”，牺牲越南，妄图造成反对越南人民，包围中国和镇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的东方慕尼黑局面。我们必须彻底揭穿它，坚决反对它。

美苏合谋“停炸迫和”的骗局，由来已久。去年年底，美国搞的“暂停轰炸”的把戏，就是苏联领导集团出的主意。约翰逊在白宫同葛罗米柯的密谈中，就把那一次的“停炸”称之为“多勃雷宁的停炸”。当时，由于越南人民的无情揭露和坚持战斗，才使那一次“暂停轰炸”的骗局彻底破产。现在，它们又在搞“葛罗米柯的停炸”。看来，苏联领导集团不把越南拖进美国“和谈”的圈套，不把越南问题纳入美苏合作的轨道，是决不会死心的。

“停炸迫和”，说穿了，就是要越南人民投降。要解决越南问题，必须按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项主张

揭穿美苏串演的新的东方慕尼黑

观察家

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五点声明办事。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及其仆从的一切武装力量从越南撤走，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南越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承认越南人民有权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不撤军，就没有任何和平谈判的可能。现在，美国只字不谈立即撤出它的侵略军，而是想用“停炸”北方的讹诈手段，来达到它继续霸占南越的罪恶目的，得到它在战场上所得不到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要越南人民放弃抗美救国的神圣斗争，同美国侵略强盗订立“城下之盟”。

苏联领导集团目前正在大卖力气地帮助美帝国主义，实现“停炸迫和”的大阴谋。无论是葛罗米柯在美国的谈话，还是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演说，无论在联合国内外，还是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苏联领导集团也只字不谈美国侵略军立即从越南撤出，而是喋喋不休地大谈“停止轰炸”。这是苏联领导集团同美帝国主义合谋，企图扼杀越南革命的无耻勾当。

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的利益，也关系到亚洲和全世界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利益。英勇的越南人民，抗击了几十万美国侵略军，使美帝国主义庞大的军事力量陷于越南战场，这就从根本上打乱了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部署，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胜利越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更加削弱，亚洲和全世界的反美斗争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正是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要作得到更大的发展。正是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要作得到更大的发展。正是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要作得到更大的发展。

苏联领导集团口口声声吹嘘它们“援助”越南人民的斗争。但是，它们实际上干的却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全球性的火大交易。越南人民在浴血抗战，而苏联领导集团却同屠杀越南人民的美国侵略者拍肩拥抱，就裁军问题、反对核扩散问题、欧洲问题等大做买卖，帮助美帝国主义实现它战略转移的反革命计划。同时，他们还疯狂地、露骨地配合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问题上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对越南人民实行夹攻。约翰逊亲自出马，到亚洲去纠集它的婆罗，召开马尼拉会议，一手策划扩大战争的阴谋，一手玩弄“停炸迫和”的把戏。而苏联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则在莫斯科进行紧张活动，大肆鼓吹美国“停炸”，寻求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美苏两家的活动，是有计划的，是完全商量好了的。那那里是什么“援助”越南人民进行反美斗争！这不明明是对越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大出卖、大背叛吗？

种种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领导集团的反革命的新“神圣同盟”，事实上已经形成。它们联合起来，不仅是反对越南人民，而且是反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从当前来说，它们的目的是要使“和谈”阴谋得逞，葬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伟大事业。

苏联领导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地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可是它还高唱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援越联合行动”。简直是活见鬼！所谓“联合行动”，就是联合出卖。没有“联合行动”，苏联领导集团就已经

这样公开无耻地出卖越南，如果搞成“联合行动”，那岂不是帮助它更放手大胆地干叛卖勾当吗？现在，苏联领导集团大嚷“联合行动”，正是为了适

应它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大交易的需要。美苏串演的新的东方慕尼黑的大阴谋，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了。越南人民坚持抗美救国斗争的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都应该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反对新的东方慕尼黑的大阴谋，不让这个大阴谋得逞！

中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林彪同志今年十月一日的讲话，集中地表达了七亿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伟大决心。林彪同志说：“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联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顾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扑灭世界革命的烈火。只要全世界人民擦亮眼睛，他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又说：“可以证明，人民的革命是能够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越南的历史，只能由越南人民来创造。越南的前途，只能由越南人民来决定。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领导集团想要倒转历史车轮，决定越南人民的命运，这是万万办不到的！越南人民的革命烈火，必将越烧越旺，直到把美国侵略者烧成灰烬！

新华社河内二十二日电 据这里的报纸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最近在南越人民公安武装力量在河内举行的竞赛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越南人民要团结一致，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决心战胜美国侵略强盗。敌人一定失败，越南人民一定胜利。

胡志明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正在阴谋进一步加强对越南的侵略，它遭到惨败，就赶快投降吧！它大现

横向南方增兵，疯狂地轰炸北方，同时，竭力进行政治和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大肆叫嚷骗人的和平，在菲律宾召开七国会伙等等。

胡志明主席说：英雄的南方军民打得好，取得了巨大胜利。从四月份到九月份的六个月中，总共歼灭敌人二十一个营。北方军民也已把一千五百名美国强盗飞机打得粉碎。在这个大胜利中，人民公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个大会上，总结了全越南北方人民公安武装力量两年来展开抗美救国竞赛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大会上，公安部队代表宣读了越南政府会议批准的一百七十六个单位为“一九六五年”决胜单位的决定，并把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颁发的勋章授予各个先进单位。

大会在给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府和胡志明的决心书中表示要坚决治安、保卫土地、政府和胡志明的决心，要同广大军民并肩作战，争取抗美斗争的彻底胜利。

量两年来展开抗美救国竞赛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大会上，公安部队代表宣读了越南政府会议批准的一百七十六个单位为“一九六五年”决胜单位的决定，并把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颁发的勋章授予各个先进单位。

大会在给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府和胡志明的决心书中表示要坚决治安、保卫土地、政府和胡志明的决心，要同广大军民并肩作战，争取抗美斗争的彻底胜利。

大会在给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府和胡志明的决心书中表示要坚决治安、保卫土地、政府和胡志明的决心，要同广大军民并肩作战，争取抗美斗争的彻底胜利。

大会在给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府和胡志明的决心书中表示要坚决治安、保卫土地、政府和胡志明的决心，要同广大军民并肩作战，争取抗美斗争的彻底胜利。

胡志明主席谴责美帝进一步扩大战争的阴谋

重申越南人民不怕艰苦牺牲

决心战胜美国侵略强盗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上海青年工人创造了石油发酵脱蜡世界先进技术

石油发酵脱蜡是六十年代国际上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研究了五六十年来，直到现在，只有个别国家处于中间试验阶段。上海青年工人和科技人员仅用五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没有办到的事。

新华社上海二十二日电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上海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和上海有关厂的青年工人，通力合作，在五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十年还没有办到的事，创造了石油发酵脱蜡的新技术。

现在这项新技术已经投入生产。经过工厂中间扩大试验证明，采用这项新技术精制出来的高级低凝点石油产品，大大超过了美国同类石油产品的质量；在石油发酵过程中对产生的酵母的利用方面，我国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上海有关单位创造的这项新技术，为利用我国丰富的石油资源，生产高级石油产品和高蛋白酵母，开辟了一条多、快、好、省的道路。

这项技术，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研究了五六十年来，但是直到现在，只有个别国家处于中间试验阶段。上海有关单位的工人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从一九六一年五月才开始研究石油发酵脱蜡。他们决心克服困难、后来居上，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敢想、敢干、敢革命，一九六三年就取得了初步成果，确定了用微生物脱蜡精制石油的方向。接着，他们乘胜前进，又花了两年多时间，完成了中间扩大试验。据已知的材料，世界上现有的最大的石油发酵脱蜡的发醇罐为一万五千立升，而上海的发醇罐

比这要大好几倍。

这项新技术的整个试验过程，就是有关单位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人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他们从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实践论》等光辉著作中，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获得了极其巨大的力量。他们说：大庆人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石油开采技术上创造了世界最新水平，使我们摘掉了用“洋油”的帽子；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也一定能攀登用微生物精制石油的技术高峰。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必须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我们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做到；西方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事，我们中国工人阶级也一定能够做到。他们把每一个试验，每一项细致的工作，都看作是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一场严重斗争。

石油发酵脱蜡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要找到能够“吃蜡”的微生物。而在多得难以计数的微生物中，找出一种能够“吃蜡”的微生物，这是一件极其复杂细致的工作。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年轻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不辞劳苦，多处奔波，采集了近百种土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筛选了上千种微生物。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比较理想的能“吃蜡”的微生物，解决了石油发酵脱蜡的关键问题，取得了实验室试验成

功。接着，又取得了扩大试验的成功。

承担工业化中间试验的是十多个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石油发酵工业。但是，他们时时事事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敢想、敢说、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这项新技术试验成功的战斗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试验中，他们严格按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的教导办事。培养石油发酵脱蜡的微生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怎么使微生物长得又快、又壮，“吃蜡”效率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很激烈。他们就一起学习《实践论》。毛主席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按两种不同的意见进行极严格的对比试验，让实践作结论。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终于摸索出培养微生物的新条件，使培养周期缩短了一半。


又如，在做研究试验之初，确定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工艺设备。这种工艺设备技术复杂，耗费动力大，而且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参加工业化中间试验的青年工人们为了争取这项新技术尽快运用到生产中去，决心革掉这套工艺。他们大胆设想，提出一套崭新的工艺，并且把发酵规模扩大了许多倍。开始试验时，但产品的凝固点和酵母的产量都没有达到预定的要求。但这些青年工人毫不动摇，他们每失败一次，就重温一次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鼓起勇气，去战胜困难。他们

相信：坚持就是胜利。他们和老工人一起仔细分析每次试验的进展，找出失败的主要原因，采取必要措施，坚持试验，最后终于使产品油和酵母的产量、质量等都达到了预定要求。

上海青年工人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了石油发酵脱蜡新技术的事实再一次说明：毛泽东思想是研究科学技术的指南，是攀登科学高峰的金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聪明，最勇敢，最有首创精神。

什么是石油发酵脱蜡

石油发酵脱蜡是六十年代国际上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用一种可以“吃蜡”的微生物吸收石油中所含大量的蜡，用这种方法来精制石油。用这种方法，可以以精制各种高凝点油，还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用低凝点的油，还可以生产大量的供食品、医药等工业使用的高蛋白酵母，这对加强国防建设、发展新技术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用这种方法精制高级油品，具有设备简单、建设投资少、收效快、操作技术容易掌握等优点。目前限制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石油产品，一般采用溶剂、冷榨、尿素等脱蜡方法。



决心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并肩前进 尉凤英同红卫兵谈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

她勉励红卫兵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新阶段。

尉凤英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灵魂，要世代传下去。

红卫兵小将纷纷表示向尉凤英同志学习。要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尉凤英也一再对红卫兵说，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书，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共同携手前进。

据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毛主席的好工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榜样尉凤英，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同首都许多红卫兵一起畅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红卫兵小将们说，我们一定要像尉凤英同志那样，毛主席著作不离身，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参加座谈的红卫兵，有的已经在北京美术展览馆看了十几次关于尉凤英先进事迹的展览，有的听过尉凤英的报告。他们都说尉凤英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工人，是红卫兵的好榜样。尉凤英听了红卫兵的话，谦虚地说，离开毛泽东思想，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没有集体的智慧，我能做出什么来呢？就像是一朵梨花，花虽然很好，可是离开了树就会枯死，就不能结果，我们如果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了灵魂，就要走下坡路。她回过头，对一个红卫兵说，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一百七十四页上的一段话，周总理一再嘱咐我们要反复学习、深刻理解毛主席这段话的伟大意义。我们“红专大队”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力量。这个红卫兵打开《毛主席语录》本，看到“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段话时，激动地对尉凤英说，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永远前进，革命到底。

尉凤英严肃认真地说：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工人和红卫兵小将是一条藤上的瓜，你们向旧世界冲锋陷阵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我们很大鼓舞，我们厂工人也同反对我们搞革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碎了一切旧框框，坚决要走中国的道路，制造自己的产品。尉凤英还语重心长地告诉红卫兵：在斗争中一定要用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武装头脑，不管什么妖魔鬼怪，只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一照，就现了原形。她说，林彪同志号召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要坚决响应这个伟大号召。敌人最怕我们最反对我们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世代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红卫兵小将纷纷表示向尉凤英同志学习。要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尉凤英也一再对红卫兵说，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书，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共同携手前进。

广大革命群众决心走抗大道路努力抗大式学校

抗大校史展览在全国各地展出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全面贯彻毛主席伟大教育思想的光辉典范、无产阶级革命化学校的好榜样——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校史展览，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展出。广大革命群众参观后受到巨大鼓舞和深刻教育，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抗大的革命传统，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改革教育，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最新型、最革命、最先进的学校。

抗大校史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后，在观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都希望看到这个展览。为满足各地革命群众的要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特地把抗大校史展览的全部展品复制出三百多套，分送全国各地，目前，已在上海、广州、沈阳、武汉、天津、哈尔滨、西安、杭州、兰州、郑州、长沙、南宁、呼和浩特、保定、银川等城市先后展出。在展出期间，各地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红卫兵和革命干部络绎不绝地前往参观。上海市展出十天内，就接待了十多万名观众。许多革命师生从几百里外赶到省城参观，有的看了一次还不满足，又看第二次，第三次。许多观众随身带着笔记本，把展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志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许多题词抄在笔记本上。观众们普遍反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重温抗大的革命传统，是一堂生动、最深刻、最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从而更加深了对

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把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毕生的战斗任务，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许多革命师生参观抗大校史展览后，纷纷举行座谈讨论。他们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参观抗大校史展览，增添了战斗的勇气和力量。刚从农村“三秋”第一线回到学校的郑州市高等院校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们参观以后激动地说，毛主席的伟大教育思想最正确、最英明。抗大是世界上最新型、最革命、最先进的学校，我们一定要以抗大为榜样，坚决走抗大的道路，彻底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让毛泽东思想红旗永远飘扬在无产阶级教育阵地上。兰州市一位女学生参观展览以后满怀豪情壮志地写了一首诗：“革命先辈肇奇勋，抗大中外传美名；继先肇革命志，抗大自有后来人。”许多革命小将自豪地说：抗大的道路我们走定了，让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哭丧去吧，我们年轻一代永远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人民解放军许多指战员和军事院校的师生们参观以后，一致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部队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拿起锄头会种地，拿起锤子会做工，拿起枪杆会打仗，拿起笔杆能批判资产阶级，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台湾是人间地狱 青少年苦难重重

在街头躺下睡觉。女老板把她抓回去，竟丧心病狂地把她的头发剃光，用套狗圈套住她的脖子，带上手铐，像犯人一样囚禁起来，任意毒打她，强迫她干更重的活。

《台湾新闻报》说，林金宝今年仅十二岁，但在她幼小心灵上已遭到严重的摧残。“她两眼直视”，“表情呆板”，问她为什么不笑？她气愤地说：“哭？笑什么？我不来没有笑过。”

十三岁的三轮车工
台北《征信新闻报》报道，今年六月的一天，在高雄县由大寮乡影射村到凤山镇的山坡上，有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王台顺，佝偻着腰，蹬着一辆三轮车，车上坐着一个肥猪似的胖太太，还有两个小孩。王台顺饥肠辘辘，蹬呀蹬呀，刚到半坡，再也蹬不动了。车子顺着坡势往下滑，王台顺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尽平生之力，把

车子推上坡头。他流尽了血汗，得到的只是六元台币，在台湾只能买三斤白米。

今天在美国帝国主义蹂躏和蒋匪帮黑暗统治下的台湾，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要赚这样的血汗钱，养家糊口。

王台顺的父亲是一个老三轮车工人，被蒋帮榨干了骨髓，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为了一家六口的活命，他无奈何，只好忍痛让十三岁的长子去蹬三轮车，担负起维持家计的重担。王台顺每天早出晚归，招徕生意。可是，那些美国佬和国民党老少爷太太们都嫌他车破人小，不愿坐他的车子。王台顺天天披星戴月，流血流汗，连一家六口人糊口的米钱也赚不回来，更不用说给父亲治病医药费了。

少女的血泪
据台湾报纸报道，在台湾运河畔的一间不避风雨的平房里，一个少女在痛苦地呻吟。

这个少女名叫何满，二十四岁，高中毕业后，到侵台美军机场的“康乐图书馆”当管理员。一天黄昏，何满值班，美国兵屠克斯来“借书”，抓了三本书就想走，她按规定要屠克斯签字，就为此事触怒了那个美国兽兵。这天晚上，何满回家走到街口灯光昏暗处，屠克斯突然出来把她抓住，用魔爪卡住她的脖子，把她捺倒在地，然后用脚踩住她的两腿，挥拳向她的头部猛击。何满被打得身受重伤，当场昏迷过去。后来被别人发觉，送进医院，两星期都在昏迷状态中。

何满受伤最重的是眼睛，有失明的危险。她再三向侵台美军当局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和给她治病。美军当局却以“没有目击证人”和“足资证明的物证”为由，让凶手逍遥法外；不但不为何满治病，还硬要她带病上班。何满伤势愈来愈重，不能再上夜班，美军当局竟借故把她踢出门外，使她丧失生计，在“绝望中呻吟”。（新华社社）

安徽省大牲畜增产量

安徽省许多农村人民公社在发展规划中，坚持自力更生、自繁自养的道路，促使大牲畜迅速繁殖。今年到目前为止，全省大牲畜存栏数已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以上，其中幼畜、壮畜增长的比重较大。

江西扩种绿肥作物

江西省各地人民公社积极扩种绿肥作物，为明年培育早稻准备充足的肥料。目前，全省红花草已播了一千六百多亩，播种进度比往年快，质量也好。

青海晚熟瓜果丰收

青海高原的晚熟瓜果今年获得丰收，目前运往哈尔滨、广州、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的西瓜和各种梨子已有一百二十多万斤。收购晚熟的冬果梨，正在大量外运。（据新华社讯）

发扬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彻底革命精神

——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

黎 帆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了。但是，他彻底的革命精神，同他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一起，一直永生在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

早在一九四〇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对鲁迅在我国革命史和革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毛主席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不朽的功绩是多方面的，这里谈谈继承和发扬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彻底革命精神问题。

一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是旧中国毫不妥协的革命造反者。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他的伟大，首先也在于他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彻底批判者。

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鲁迅一走上文坛，就用作笔为刀枪，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五四运动时期，他遵奉共产主义革命先驱者的命令写出的小说和大量的政论杂文，都是锐锋利的匕首和投枪，直刺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心脏。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记》，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文明”，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几千年的文明史，都不是在“仁义道德”的动听词句下，掩盖着的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他大声疾呼：“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是革命者的使命。

从这一坚决的反封建立场出发，在一个时期里，鲁迅把他战斗的笔锋，集中地指向封建文明及其国内的维护者，毫不留情地解剖它们，鞭挞它们。可以说，从“尊孔”、“反赤”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军阀、政客，到挂着一“特殊知识阶级”铃铛的帝国主义走狗们；从五花八门的遗老、遗少、卫道者、国粹派的谬论，到“脚踏我毛”、“蝴蝶鸳鸯”半封建半殖民地特产的色情文学等等，一切牛鬼蛇神，在鲁迅的锋利的匕首和投枪下，无一不被刺下面皮来。

“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这就是鲁迅当时给自己确定的造反任务。他反复教导革命文艺工作者，“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新的文艺的。”要有新文艺，就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绝不能让“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绝不能让“瞶和瞶的犬儒”继续阻碍历史的车轮。一定要撕破一切封建卫道者和一切买办洋奴的丑恶嘴脸，一定要把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毒害人民的旧文化统统埋葬。“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还是鬼，《三坟》《五典》，百宋千戈，天球围圉，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中，鲁迅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个庄严的誓言，标志着五四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找到了真正的革命道路。特别是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所指明的苏区红军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中，鲁迅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汲取了进行斗争的精神力量，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从此，他在文化战线上的战斗，也有了新的伟大的开始。他把革命文艺看作“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和反革命文化“围剿”，鲁迅在文化战线上，更高地举起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大旗，用他扫干军的铁笔，与苏区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遥相呼应，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形形色色的维护反动统治的旧思想和旧文化，进行了更深刻的解剖，更有力的鞭挞。

当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学阵线开始形成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做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反动学者和文人，亮出了形形色色的招牌，对战斗的左翼文学战线进行疯狂的围攻。他们配合着国民党的屠杀、查封和镇压，挥舞起破烂武器，妄图一举歼灭无产阶级文艺大军。但是，正像国民党对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围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一样，他们的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在鲁迅的无情揭露下，没有一个反动文人能逃脱溃败的命运。擒贼先擒王。鲁迅用他那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铁笔，揪住了他们的代表人物，一语道破地撕开了他们的伪装，揭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他称“新月派”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不是装着法西斯牙的“独夫派文学”；他以极大的轻蔑勾划了利用“幽默”散布洋奴思想的林语堂的“西崽相”……。

总之，鲁迅的辛辣的笔锋，所向披靡，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奴才文化的各种“枭蛇鬼怪”，最后都打得落花流水，败下阵去。“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者”。

在与旧势力、旧文化进行艰苦的奋战中，鲁迅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他“从旧营垒中来”，深知旧

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严重危害性，也深知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只能“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他很早就指出：“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塌。”因而，哪怕发现的只是一只小小的蛀虫，鲁迅也从不吝惜自己的匕首，一遍又一遍地奋勇剿杀它们。他在与旧势力、旧文化的长期的斗争中，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斗争经验，教人战斗，教人警惕，教人前进。他经常告诫战友们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因而，为了彻底消灭它们——

第一，必须进行“韧”性的战斗或“壕堑战”。以“韧”的战斗，对付旧势力的拿着“软刀子”的妖魔。“韧”，就是咬住不放，百折不挠；“壕堑战”，就是有力地巩固自己的阵地，伏在壕沟里沉着应战，一步一步地前进，巧妙地战胜敌人。

第二，必须发扬“打落水狗”精神。他尖锐地指出“狗性总不大大会改变的”，狗即使“可怜”到落水，可是它爬上来仍旧是狗，仍旧要咬你一口，最低限度还要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反对纵寇和姑息，主张要打就打到底。

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这种彻底革命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激励着我们。

二

一九三七年，毛主席这样热情地赞誉过鲁迅：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朝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正在彻底清算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毛主席这样高度评价鲁迅，是引人深思的。

在这株独立支持的大树旁边，谁向两旁偏倒的小草呢？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间，一直存在着真左翼和假左翼的激烈斗争，也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富有政治远见的鲁迅，早已洞察到了这一点。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中，他就提出了警告：“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阔论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标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鲁迅深深地懂得，“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何况“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浑蛋子弟”。鲁迅的预言很快便变成了现实。混进左翼阵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他们一稳坐阵脚，就开始捣乱了。他们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投明枪，射暗箭，一起“围剿”鲁迅，迫使鲁迅不得不不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鲁迅在一封信里，曾这样倾吐过自己的愤慨：“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即田汉）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戒备，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为了防后，就得戒备站，不能正对敌人”，这么多确切地描绘了鲁迅当时所处的处境啊！又多么深刻地活画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伙在三十年代恶劣作用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是不能在一个“共同体”里和平共处的。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以“围剿”鲁迅，就是因为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学，贯彻和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周扬一伙所推行的，却是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这样，鲁迅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这场尖锐的斗争，终于在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围绕着文艺界的首个口号的争论激烈地展开了。

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的鼓吹者，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根据王明的资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了所谓全民族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他们狂热地宣扬：“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重要的主题。”(周扬)这分明是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屠杀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的旗帜，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领导作用。

针对这个投降主义的口号，鲁迅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明确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对周扬一伙的资产阶级文化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三十年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次最集中、最尖锐的表现。

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里，鲜明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而是它的更深入，更实际的发展。他严厉地驳斥周扬一伙取消无产阶级领导的谬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实践证明，正是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路线；也正

是鲁迅，在当时根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坚决地捍卫了革命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里的领导地位。

鲁迅的鲜明的不妥协的立场，打乱了周扬一伙投降主义的美梦。他们立刻纠合一切败类，对正在重病中的鲁迅，进行了罪恶的“围剿”。在当时的左翼文学战线里，伟大鲁迅真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啊！

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十分清楚，对于革命阵营来说，周扬这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危害是很大的，他们能起到反动统治者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鲁迅深刻地指出：“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所以鲁迅在重病中，毫不妥协地和他们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的光辉的长篇小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对周扬一伙“拉大旗作虎皮”的反革命罪行的最系统、最全面的揭露和批判。

鲁迅也十分清楚，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果容忍周扬一伙在文艺战线上兴风作浪，就会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害。因而，他始终念念不忘揭露他们，鞭挞他们。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以后，他还在通信中不断地谈到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指徐懋庸），却代表着某一群，仔细一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是有关公开受害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费尽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幕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近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直到鲁迅逝世前四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的信里，他还念念不忘地指出：“此輩虽狠狗，然实于人心有害”。

时刻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时刻不忘坚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如毛主席所说的，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这就是伟大鲁迅在内外“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根本原因。

但是，鲁迅这株独立支持的大树，在三十年代决不是孤军作战的，因为这样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土壤里。正是毛主席在苏区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鼓舞和推动了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学战线，也正是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思想，给了鲁迅向周扬一伙资产阶级投降主义文化路线进行尖锐斗争的有力武器。

当工农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是鲁迅在上海发出了祝贺这一历史性胜利的电报。当托洛斯基匪徒毒害毒死毛主席时，也是鲁迅给予了他们坚决的反击。在那苏托洛斯基匪徒的著名回信里，他对毛主席充满了崇敬和爱戴的革命感情，并且自豪地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斗争者，我引为同志，是很愿以为光荣的。”最近许广平同志的文章也谈到：“鲁迅生前虽然没有能够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但他对毛主席的崇高敬意，是热情拥护，心悦诚服的。”鲁迅自己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更十分明确地说：“革命的政党（按：指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总之，正是党和毛主席给鲁迅以力量。也正是鲁迅在左翼文学战线上坚决地捍卫了党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周扬一伙很明白，在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想复活资产阶级的文化路线，毛主席所大力肯定的鲁迅的方向，是他们实现反革命计划的一个大障碍。因而，他们要“扫清”道路，就必须颠倒历史，制造谎言，欺骗群众。一九五七年，他们为“国防文学”翻案的丑剧，就是这种阴谋策划的大演出。但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怎样恶毒策划，他们总是逃不脱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几十年来屡败不改埋伏在党内的这群三十年代的小丑，终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揭露了。

三

鲁迅从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的。这个飞跃的关键，就在于鲁迅始终坚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立场。他早在《写在〈坟〉后面》一文里，就谈到：“我的确时时解别人，然而更多的还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不断地从劳动人民的崇高的精神世界里汲取力量。从他的有名的小说《故乡》里，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热情地怀念幼小时和农孩子在一起的生活，痛恨把自己和闰土“隔绝”的时代。特别是那篇描写人力车夫扶扶跌跌的老妇人的《一件小事》。作者从人力车夫的正直行为中，感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和自我的渺小，同时从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里汲取了改造自己的精神力量。小说的结尾说：“……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当共产主义学说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鲁迅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鲁迅是经过长期的痛苦探索，才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不过，也应当看到，五四时期鲁迅的文

活动，还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他的话说，他是在共产主义“前驱”的领导下，号召下进行战斗的。他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他自豪地宣称：“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

经历了五四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分裂，经历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枪杀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经历了五卅运动，特别是经历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开始和失败，鲁迅和党的关系更密切了。他在广州时期，曾经跟很多共产党员有过接触，并秘密会见过当时党在广东方面的负责人。这一切，都推动了鲁迅思想的发展，都帮助他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但是，鲁迅的道路所以较之别人走得这样坚实有力，其关键就在于他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和那些“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的人们不同。他对革命真理的不倦的追求，是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而且首先是用革命真理的光照亮自己，剖析和改造自己的思想立场。

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的论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倡导者们，把鲁迅当成了攻击的靶子。鲁迅在和他们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中，不仅深刻地钻研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以后几次提到这次论战带给他的好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家们说了许多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又说，他在论战时，一直“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他却“终于没有出现”。他想，这是因为“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于是他就亲自动手，一面学习，一面翻译，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批判自己，武装自己。他把这项工作比做是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间，他充满革命豪情地宣称：“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鲁迅不只自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劝导革命的文人，都应当“求源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利益于方面，即对于文士，也可促它向正确的，前进的。”直到他在逝世前答复徐懋庸、周扬的遗嘱时，还充满信心地说：“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还提倡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不止一次地警告青年文艺工作者：“读书‘必须和实际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去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立刻要撞碎了。”

由于鲁迅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找到马克思主义，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在探索中国革命出路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剖析自己、改造自己的，因此，当他一走上共产主义者的道路，就成了一个最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

也正是由于鲁迅有这种自我改造的体验，所以他特别重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立场问题。他曾明确地说过：“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历史证明，在三十年代，不管阶级斗争形势多么复杂，左翼文学战线出现了什么分裂的局面，也不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阵营内部有什么样的重新改组，重新排队，鲁迅总是坚定地站在革命无产阶级一边，高瞻远瞩，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善于透过形形色色的伪装，确切地识别各种敌人的真面目，撕破它们，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有利的鞭挞。鲁迅始终高举革命大旗，屹立在无产阶级文化战线的前哨阵地上。

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像他那样毫不妥协地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像他那样，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敌人打着什么招牌，穿着什么外衣，以什么形式出现，只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统统把他们揪出来，发扬打落水狗精神，把他们彻底地、斗垮、斗臭，决不怜惜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像鲁迅在战斗中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样，在当前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掌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检验一切，改造一切，横扫资产阶级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使自己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发扬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彻底革命精神，为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战斗到底吧！

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巴基斯坦外长皮尔扎达到京

陈毅副总理和首都各界一千人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应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巴基斯坦外长赛义德·沙里夫·丁·皮尔扎达和夫人，今晚乘飞机由上海到达北京。

陈毅副总理、张茜同志，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一千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

今晚，首都机场上空飘扬着中巴两国国旗。皮尔扎达外长在热烈的锣鼓声中走下飞机，同欢迎的群众见面，人们举着毛主席语录牌，挥舞着中巴两国国旗，高呼“中巴两国人民友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等口号。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专程前往上海迎接，也同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有关方面负责人史怀璧、卢肇章、汪道涵、王昆仑等。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官员以及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到机场欢迎。

下图为皮尔扎达外长和夫人，由陈毅副总理、张茜同志等陪同和首都欢迎群众见面。 新华社记者摄



中日友好的历史洪流不可阻挡

中国经济展览团举行酒会庆祝中国展览会胜利闭幕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东京消息：中国经济贸易展览团团长萧向前二十一日晚上在北九州市举行盛大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广大日本人民支持下取得巨大的胜利。

日本各界人士二千多人应邀出席了酒会。

席间，日本朋友同中国展览团工作人员，频频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和日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干杯。

展览团团长萧向前首先讲话，他说，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获得巨大成功，证明了中国友好已经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巨流，一切企图阻挠中日友好的牛鬼蛇神都将归于失败。这是中日友好事业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同时，这是日本人民对于在毛主席领导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革命的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萧向前说：这个胜利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所谓“中国孤立了”的谬言，它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广大日本人民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他说，在这次展览会期间，有一小撮口称友好、伪善合作而在背后搞分裂破坏的人，被彻底地揭发出来，被广大日本群众放在一边。

萧向前还指出，通过这次展览会，进一步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对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也对中日贸易特别是对九州、西日本地区同中国的良好贸易，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北九州市市长吉田法晴在酒会上致词说，中国在北九州举行展览会，这是对日本人民的支持。北

九州和西日本地区人民一百五十多万人参观中国展览会，这表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日本全国协力会会长川濑一贤说，我相信只要坚持贸易三原则和政治三原则以及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日本和中国的贸易一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日中友好协会福冈县联合会副会长柏木正一在讲话中谴责了一小撮破坏日中友好的分子企图分裂日中友好运动的行为。他表示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为人民服务》，紧紧地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日中友好运动。

酒会上，还宣读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社会党国会议员松本治一郎和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贺电。

来自山口县的日本青年二百多人在酒会结束后继续留下来，和中国展览

团全体人员欢聚在会场内悬挂着的毛主席巨幅照片前，手挽着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和日本革命歌曲，并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山口县青年还表示：坚决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在日本的形形色色的新旧追随者，坚决同中国青年一道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发展日中人民的战斗友谊而共同斗争。



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闭幕式上，主客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伟大友谊的潮流

——日本人民热烈欢迎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

利揭幕了。

在会场上空，鞭炮响了起来，空场上、展览会大门口的马路上站满了前来庆祝和等待参观的人群。有几位参加展览会筹备工作的日本朋友看这这般盛况，看着自己错过了假日和休息、经过战胜种种困难和破坏而为之奋斗的美好目标终于实现，欢喜的眼泪禁不住地直流。一些日本朋友同中国朋友紧紧地握手，高兴地喊：“大成功！大成功！”

自从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开幕以来，会场上到处洋溢着一片乐融融的友好气氛。前来参观的日本观众，不断地同中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亲切交谈，一同拍照留念。纪念章成了会场上最受欢迎的礼物。几万枚有毛主席像的纪念章，有天安门和万寿宫的纪念章，都被要光了。

日本观众在参观后的留言中，热情赞扬伟大的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赞扬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歌颂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崇拜，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一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中国展览会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亲爱的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位观众写道：“毛泽东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今后的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发展。”

另外几位观众写道：“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太阳，也是世界人民心中的太阳。”“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革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导者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一位观众热情地写道：“啊，伟大的中国民族。啊！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的，你毫不屈服，毫无畏惧，团结一致，直奔自己的理想。”

日中友协山口县下关支部副部长古野竹则，在参观时交给中国展览团一封贺信。信里说：“中国展览会的成功，是日中两国人民的胜利，是对妄想阻挡日中友好的分子们的强大打击”，“谁要破坏两国人民的友谊，就必然被抛进垃圾堆里去！”

所有这些日本普通人民发自内心的语言表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团结，的确确是一个越来越壮大的、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而北九州市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巨大胜利，正是证明这个历史潮流的一个新的活生生的事实。

本报记者

意大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成立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将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教导，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以及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罗马消息：意大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于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里窝那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各地的一百多名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意大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并且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发表的声明说，意大利共产党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的党，它在“和平进化”的旗帜下企图破坏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使他们放弃历史的任务，所以有必要成立新党。

声明认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采取行动而逐步加以消灭，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推翻和消灭它。

大会表示，意大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将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教导，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以及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

日本人民热烈欢呼我经济贸易展览会的巨大成功

毛泽东思想威力大 社会主义中国好

成千上万观众留言和来信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

据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东京消息：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二十一日胜利闭幕。广大日本观众热烈称赞七亿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从十月一日开幕以来，共接待了一百五十多万观众。这是一个国家单独在日本举行国际性展览会观众最多的一次。

广大日本观众在成千上万篇的留言和来信中，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敬仰。一位山口县的青年说：“我来展览会参观了两次，真正地看到了我们一向向往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毛泽东思想保障七亿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毛泽东思想是最伟大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任何艰巨的事业都是可以成功的。”一位名叫田中信的观众说：我深切地体会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指导中国人民的思想，而且是指导世界革命人民的思想。还有一位观众说：我只能讲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好”，这是因为中国是在伟大的毛泽东领导下建设起来的伟大国家。毛主席万万岁！

许多观众敬佩地称赞毛泽东思想深入了七亿中国人民的心，并且正在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一位叫后藤泰二的观众说：“社会主义中国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发展都是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在中国展览会的文化馆中展出的许多介绍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照片和书籍等引起了观众的极大注意。很多人热情赞扬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日中友好协会下关分会的相见佳孝说，敢不敢进行这场革命是敢不敢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毅然决然地进行了这一革命，这给全世界的革命以极大的鼓舞。山口县的观众古屋达夫说，我们山口县青年对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敬意。我们应当学习中国人民的敢于革命的精神。

中国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展览会的电影馆内放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每天放映两场，座无虚席，有的观众感动得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他们说：“我们和中国红卫兵一样信赖伟大的毛主席。”“看见毛主席满面红光，身体很结实，我为中国红卫兵感到高兴。”

展览会的成功，给一切反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它证明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日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任何势力也破坏不了的。广大日本人民热烈欢呼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巨大成功。在展览会闭幕当天，展览会收到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八十多封贺电，赞扬中国展览会在日中友好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们从心里感到高兴。”中国展览会的成功是在真正期望日中友好的广大日本朋友支持下，并且通过他们与一小撮反对和破坏日中友好的分子进行坚决斗争而取得的。在展览会的筹备阶段，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日本全国协力会、西日本协力会、日中友好协会福冈县联合会的朋友，当发现内部有一小撮别有用心分子打着“日中友好”招牌，实际上进行破坏展览会的活动时，他们在广大群众支持下，毅然把这些破坏分子从这些组织的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高举起日中友好的旗帜。山口县革命群众在听到一小撮别有用心分子的破坏分子要在展览会场内进行捣乱和破坏时，派来五十多名青年冒着大雨骑着摩托车等，急驰赶来保卫会场，迫使这一小撮破坏分子未敢妄动。这些山口县青年被人们誉为“日本的红卫兵”。

展览会的成功，给一切反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它证明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日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任何势力也破坏不了的。广大日本人民热烈欢呼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巨大成功。在展览会闭幕当天，展览会收到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八十多封贺电，赞扬中国展览会在日中友好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展览会的成功，给一切反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它证明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日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任何势力也破坏不了的。广大日本人民热烈欢呼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巨大成功。在展览会闭幕当天，展览会收到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八十多封贺电，赞扬中国展览会在日中友好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展览会的成功，给一切反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它证明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日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任何势力也破坏不了的。广大日本人民热烈欢呼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巨大成功。在展览会闭幕当天，展览会收到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八十多封贺电，赞扬中国展览会在日中友好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陈毅副总理接见菲律宾客人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上午接见由索得罗·劳雷尔率领的菲律宾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贺龙副总理接见罗马尼亚客人

罗乒乓球球队举行访华首场比赛

据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罗马尼亚国家乒乓球队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访问中国的首场比赛。在男子团体赛和女子对抗赛中，中国选手分别以五比〇和二比〇获胜。

在比赛开始前，一万五千多名观众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同声高唱革命歌曲，气氛热烈。

伊拉克新任驻我国大使到京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伊拉克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莫尼尔·拉希德于二十二日乘火车到达北京。

东京通讯

今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指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就是史学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堡垒。

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揭开《历史研究》的黑幕，真是令人触目惊心。黎澍是怎么接编《历史研究》的？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黎澍原来并不是专搞历史的。一九六一年前后，文艺界的反党头子周扬，把他的反革命黑手伸向文化战线各个领域，积极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制造舆论。在他的反党阴谋计划中，就包括着控制《历史研究》这个阵地。因此，经过一番秘密策划，黎澍这个阉王殿的忠实打手，便带着周扬的旨命，披挂整齐，走马上任了。黎澍下车伊始，便摆开了向无产阶级历史学进攻的架势。

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史学革命。他叫嚷：“当前学术界的倾向是‘左’，应该反一下。”又说：“‘左’的不放弃，右的不敢争鸣，这就是逻辑。”他组织人收集了史学革命中提出的正确论点，分类编篡，广为散发，作为攻击的靶子。

黎澍把反对无产阶级史学革命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任务。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反动的口号。一个口号是反对“公式主义”，鼓吹“严谨的学风”。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污蔑为“公式”，而把资产阶级的烦琐的史料考据，吹嘘为“严谨的学风”。这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反对对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妄图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代替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

另一个口号是宣扬“先立后破”论，鼓吹“大胆提出问题”。其目的就是要迫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放弃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鼓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出来“争鸣”，叫唤牛鬼蛇神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

这两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的反动纲领。为了贯彻这个反动的纲领，黎澍还实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黎澍上任不久，就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安插私党，培植爪牙。在黎澍的把持下，这个编辑部对周扬这一伙反党分子唯命是从。黎澍同史学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邓拓、吴晗、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之流结成死党，勾结甚密，或搞聚餐，或开黑会，互相吹捧，此唱彼和，共同策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历史研究》一贯宣扬邓拓、吴晗、翦伯赞之流的反动史学论点。黎澍和他的主子周扬一样，十分仇视工农兵，而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却视若珍宝，打得火热。他让大批反共老手、遗老孽孙，在《历史研究》上大肆放毒，形成了一支反革命的合唱队。

黎澍依靠这支反革命队伍，在《历史研究》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只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不准无产阶级左派进行反击。例如，右派分子沈元，被黎澍之流当作“天才”加以吹捧，一再发表他的文章。沈元的《（急就章）研究》，公然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狂热宣扬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有同志写文章批判它时，黎澍竟多方刁难，横加指责，硬把稿子扣压起来。戚本禹同志写了《评李秀成自述》，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揭露了李秀成的叛徒真面目，给一切背叛革命人民利益的叛徒以沉重打击。当时黎澍虽然被迫发表了这篇文章，却立即接受周扬图的指示，伙同刘大年，纠集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开黑会，围攻戚本禹同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黎澍拼命抵制，包庇掩护“三家村”。他对揭露吴晗等反革命分子要害问题的文章深恶痛绝，视为眼中钉，污蔑左派的文章不讲道理，“完全是申斥”。黎澍还辱骂工农兵和其他革命同志是“想在二十四小时内一鸣惊人的人”。当他们这一伙的反革命面貌日益暴露的时候，他们还想作垂死挣扎，千方百计地要把批判拉向右转，搞成一场“学术讨论”，以掩护吴晗过关。他们的反革命的立场和爱情是多么分明啊！

黎澍曾扬言：“要办学派刊物”，“《历史研究》要有倾向性”。黎澍要办的是哪个“学派”的刊物呢？他所要的“倾向性”是什么样的倾向性呢？上述事实可以说明，他就是要史学界那些钻进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工具。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黎澍这个阉王殿的忠实打手，便带着周扬的旨命，披挂整齐，走马上任了。黎澍下车伊始，便摆开了向无产阶级历史学进攻的架势。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正是史学界那些钻进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工具。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黎澍这个阉王殿的忠实打手，便带着周扬的旨命，披挂整齐，走马上任了。黎澍下车伊始，便摆开了向无产阶级历史学进攻的架势。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即黎澍接手主编的第一期上，以第一篇位置刊登了反党分子邓拓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由黎澍提供底稿，经邓拓加工修改后，用邓拓的名字发表的。这是一篇打着“红

《历史研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堡垒

晋 群 新

编者按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史学界已经揭发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今天本报揭露的《历史研究》杂志，就是被他们长期霸占的一个反动堡垒。自从反革命分子周扬指派他的爪牙黎澍充当这家杂志的主编以来，他们就利用“历史研究”作掩护，极力维护和散布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习俗。流毒甚广，害人不少。

他们挖空心思要把人们拉向后转，要人们崇拜古人，崇拜帝王将相，“发思古之幽情”。他们把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精心伪仿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妄图用那些腐朽发霉的思想，来麻痹群众，征服人心，以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目的。他们还借古人之口，恶毒地攻击我们的新社会。他们采用指桑骂槐、借古讽今的手法，肆无忌惮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无产阶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的挑战。对于史学界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必须穷追猛打。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使历史学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旗”反红旗的标本，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内容却完全是污蔑和抵制毛泽东思想。

邓拓恶毒地利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污蔑为“公式主义”，邓拓大嚷大叫：“公式主义是历史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说什么“关于公式主义”，还需要着重讲一讲。我们要彻底打破打垮公式主义，需要彻底破除迷信。”

一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把毛泽东思想污蔑为“公式”、“迷信”；另一方面，大谈其史料“重要性”，反复强调“要掌握全部史料”，“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要‘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认真钻研史料，大胆提出问题’”。他要历史研究引导到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并妄图将青年史学工作者引导到资产阶级的“史料学”即烦琐考据中去，要青年埋到故纸堆中，脱离现实，为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培养接班人。

毛主席一直强调大破大立，先破后立。邓拓却在这篇文章中大肆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说什么“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大立大破，先立后破”。他就在“先立”的幌子下，鼓动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所以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竟提出来：“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以外，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己的标准”。他还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要提倡言必由表的事实求是”的工作。”他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鼓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造无产阶级的反。

三

毛主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而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两种绝对对立的史学观。

盘踞在史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坚持极端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否认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力污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历史研究》所发表的蔡美彪在黎澍指导下写成的《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一九六一年第四期），和

孙朴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皇权主义的问题》（载一九六一年第五期），是这方面的两篇代表作。

他们极力按照地主阶级的需要，来丑化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他们说：农民平时隐忍苟活，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发家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耀祖光宗。他们同翦伯赞的反革命滥调一样，说农民只反对个别地主而不反对地主阶级，只希望建立“好王朝”，而不反对封建制度，只企望在“好皇帝”脚下生活，而不反对皇权主义。

这些，都是对革命农民的最卑鄙的污蔑。在这里，农民和地主这两个敌对阶级的尖锐对立不见了，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竟变成了只求活命或者争官逐禄的斗争了。

这些在自己额头上硬贴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标签的资产阶级右派，一方面恶毒地咒骂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帝王将相却顶礼膜拜。在他们的笔下，那些一贯残酷剥削、屠杀劳动人民的地主官吏，特别是他们的总头子封建皇帝，竟被描写为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者。你看，皇帝叫人民“休养生息”，对人民实行“让步政策”，能“扭转”社会生产凋萎的“趋势”，使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学术文化不断出现“高峰”，培养出大批“清官”“好官”，“明哲保身，济济洋洋”。总之，在他们看来，帝王将相的行为“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是值得肯定和必须歌颂的。一九六一年第三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常务编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大年所写的《论康熙》一文，是借古讽今歌颂封建皇帝的一个典型。刘大年在這篇文章里，把康熙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捧上了天，说他是“天资英武，雄才大略”的“明君圣主”。他把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成果，特别是农民起义所推动的社会经济发展成绩，都上在康熙的账上，说什么：由于康熙的统治，“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坚强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在这里，刘大年把历史唯物主义糟蹋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应该指出：这种种污蔑农民起义、美化帝王将相的谬论泛滥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历史研

究》上，决不是一偶然的。这不仅是对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的一种反动，而且和当时社会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企图复辟的活动有直接联系。他们把勤劳勇敢的劳动农民污蔑为像地主一样，一心只想发家致富，作官当老爷，就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把三面红旗说成是违背农民的本性和愿望的。如果农民的本来愿望只是想当地主，那末集体经济制度、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农民所不欢迎的东西了吗？岂不是只有搞“单干”、搞“三自一包”才符合农民的要求吗？他们一味宣扬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把这些历史僵尸打扮成仁慈厚道的圣贤，也不过是要人们在精神上向剥削阶级的偶像屈膝，从而为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作思想准备罢了。

四

史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长期地打着“历史主义”的黑旗，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主义”简直成了他们替一切反动制度、反动阶级、反动思想作辩护的万应膏。他们到处挥舞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历史学挑战。对于他们的这种挑战，革命的史学工作者一直同他们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史学界有些同志发表文章，对吴晗、翦伯赞等人的所谓“历史主义”的反动谬论进行驳斥。黎澍见此情形，暴跳如雷，急忙组织右派资产阶级，按照他的提纲，写文章进行反扑。《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和一九六四年第三期，以显著地位发表的两篇论“历史主义”的文章，就是这样的反动。这两篇文章大肆捧资产阶级右派的“历史主义”，是黎澍等人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

黎澍之流摆出一副“辩证法老手”的架势，教训我们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阶级观点多了，但是“没有辩证法”，就是没有“历史主义”。他们把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分割开来，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对立起来。他们说：“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他们的文章洋洋数万言，看樣子很吓人。其实，戳穿伪装，原不过是一派不值分文的胡说。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就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根本不存在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分割成两个没有必然联系的对立的东西，就是故意制造混乱，利用所谓的“历史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黎澍等人企图用“历史主义”给各种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作护法，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史学不受批判。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无产阶级就是要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砸它个稀巴烂，在这个基础上，创立无产阶级的崭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对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就一定要把它打倒，把它消灭。

＊ ＊ ＊

现在，《历史研究》的黑幕已经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开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它所散布的大量毒素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以便扫除垃圾，涤荡污秽，在史学阵地上插上无产阶级的光彩夺目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的反动实质

（辽日报）发表郭伦一的文章《翦伯赞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派》，剖析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反动实质。文章指出，长期以来，翦伯赞自封为“革命者”、“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翻脸叛变的《历史哲学教程》就揭出了他的老底。翦伯赞是一个一贯为国民党党羽效劳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派。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公敌蒋介石极力推行反动政策，限制、打击和破坏人民的抗日力量，与中国国民党争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毛主席早就指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大地主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内的右翼，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而翦伯赞却大肆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他说：“有了这么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中国的抗日斗争更为坚决，更为积极”。反共叛党竟然把一贯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美化成为“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抗日斗争的“发起者”、“组织者”，把对日妥安的蒋介石歌颂为“坚决”、“积极”的抗日派。

当时，毛主席指出：只有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对蒋介石的妥协、分裂、倒退的反动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五六年我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文章指出：孙朴民在这本书中贩卖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原则。他在《纲要》中系统地宣扬修正主义的原则，他说什么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和平共处”、“可能性事实是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可以“战胜”资本主义。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过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阶级就不存在了，‘出现了全民的政权’。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过渡，不再需要政治革命。”“只要组织生产和生活，加强‘物质技术基础’就行了。这也就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取消世界革命，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投降的路线，是取消斗争、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孙叔平的《历史唯物主义纲要》是修正主义的黑货

南京《新华日报》发表江正言、宗李东的文章，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纲要》一书所贩卖的修正主义。文章指出：孙叔平在这本书中贩卖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原则。他在《纲要》中系统地宣扬修正主义的原则，他说什么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和平共处”、“可能性事实是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可以“战胜”资本主义。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过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阶级就不存在了，‘出现了全民的政权’。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过渡，不再需要政治革命。”“只要组织生产和生活，加强‘物质技术基础’就行了。这也就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取消世界革命，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投降的路线，是取消斗争、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十大刚出党后，我党对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原则斗争。一九五六年我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都很有力地驳斥了赫鲁晓夫在这本书中的修正主义谬论。而孙叔平的《纲要》是在这以后出版的，他仍旧大言不惭地“反对”“个人迷信”，“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和”、“两全”。他还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论断，来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找理论根据。一九六〇年《红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已经发表。可是，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纲要》第二版上，孙叔平仅仅删掉了赫鲁晓夫的名字，仍保留了原来抄引的大段大段赫鲁晓夫等的原话，仍保留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精神。他在“全面分析”的幌子下继续兜售“和平过渡”等谬论。

二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正是史学界那些钻进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工具。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黎澍这个阉王殿的忠实打手，便带着周扬的旨命，披挂整齐，走马上任了。黎澍下车伊始，便摆开了向无产阶级历史学进攻的架势。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即黎澍接手主编的第一期上，以第一篇位置刊登了反党分子邓拓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由黎澍提供底稿，经邓拓加工修改后，用邓拓的名字发表的。这是一篇打着“红